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37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\_陳暘智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虛竹一驚之下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了，她……她……」 | 虛竹一怔，道：「我不肯助前輩害人，卻更加不願別人加害前輩。」 | 李秋水欲逼出虛竹與天山童姥。 |
|  | 童姥道：「你心地倒好。這件事我早已千百遍想過了。 | 虛竹忍不住想起前幾日和那少女歡會的情景，欲念大興，全身熱血流動，肌膚發燙。 | 李秋水假裝與無崖子交談。 |
|  | 但聽得童姥喘息粗重，罵道：「賊賤人，師弟從來沒真心喜歡你，你這般無恥勾引他，好不要臉！」 | 哈哈，你喜歡倚多為勝，不妨便叫幫手進來。你動手搬開冰塊啊！你傳音出去啊！」 | 天山童姥將李秋水引進冰庫。 |
|  | 一霎時間，虛竹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：童姥激怒了李秋水，引得她進了冰窖，隨即投擲大冰塊，堵塞大門，決意和她拼搏生死。 | 虛竹見二人身手之快，當真匪夷所思，哪裡分得出誰是童姥，誰是李秋水？ | 虛竹見到天山童姥與李秋水相鬥。 |
|  | 火折燃燒極快，片刻間便燒盡了，一下輕輕的嗤聲過去，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，但聞掌風呼呼。 | 虛竹勸道：「師伯、師叔，你們兩位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深仇不解，苦苦相爭？過去的事，大家揭過去就算了。」 | 虛竹發現化解生死符的手法就是天山六陽掌。 |
|  | 李秋水道：「夢郎，你年紀輕，不知道老賊婆用心的險惡，你站在一邊……」 | 虛竹又驚惶，又傷心，緊緊抱住童姥，叫道：「師叔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將師伯打死了，你好狠心！」忍不住哭了出來。 | 天山童姥假裝戰死。 |
|  | 李秋水道：「這人奸詐得緊，這一掌未必打得死她！」 | 虛竹又驚又喜，叫道：「前輩，你沒死麼？好……好極了！」 | 天山童姥成功反殺李秋水。 |
|  | 原來童姥功虧一簣，終於沒能練成神功，而在雪峰頂上又給李秋水斷了一腿，重傷後功力大損， | 虛竹瞧瞧李秋水，又瞧瞧童姥，見她受傷顯然也極沉重，伏在石階上呻吟出聲。虛竹但覺越瞧越清楚，似乎冰窖中漸漸亮了起來，側頭往光亮射來處望去，見第一層冰窖中竟有一團火光，脫口叫道：「啊喲！有人來了！」 | 天山童姥與李秋水兩敗俱傷。 |
|  | 童姥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有人到來，我終究栽在這賤人手下了。」 | 她這一下摔跌，正好碰在虛竹身上，彈向李秋水右側。積水之中，三人竟擠成了一團。 | 天山童姥、李秋水、虛竹困於冰庫。 |
|  | 童姥身材遠比虛竹及李秋水矮小，其時冰水剛浸到李秋水胸口，卻已到了童姥頸中。 | 兩人都心高氣傲，怨毒積累了數十年，哪一個肯先罷手？再者內力離體他去，精力雖越來越衰，這散功之苦卻也因此而得消解。 | 虛竹的身體成為天山童姥與李秋水比較內力的戰場。 |
|  | 又過一頓飯時分，冰水漲到了李秋水口邊，她不識水性，不敢學童姥這麼浮在水面，當即停閉呼吸，以「龜息功」與敵人相拼，任由冰水漲過了眼睛、眉毛、額頭，渾厚的內力仍不絕發出。 | 原來三層冰窖中堆滿冰塊，極是寒冷，冰水流下之後，又慢慢凝結成冰，竟將三人都凍結在冰中了。 | 虛竹三人被凍結在冰中。 |
|  | 堅冰凝結，童姥和李秋水的內力就此隔絕，不再傳到虛竹身上， | 門外明月在天，花影鋪地，卻是深夜時分。 | 虛竹成功逃出冰庫。 |
|  | 他心頭一喜：「黑暗中闖出皇宮，可就容易得多了。」 | 奔了一會，到了城牆腳下，他又一提氣上了城頭，翻城而過，城頭上守卒只眼睛一花，什麼東西也沒看見。 | 虛竹逃出西夏城。 |
|  | 虛竹直奔到離城十餘裡的荒郊，四下更無房屋，才停了腳步，將兩團冰塊放下， | 心道：「師伯今年已九十六歲，師叔少說也有八十多歲了。二人都是這麼一大把年紀，竟然還這等看不開，火氣都這麼大。」 | 天山童姥與李秋水醒來後，又開始打鬥。 |
|  | 他擠衣擰水，突然啪的一聲，一物掉在地下，卻是無崖子給他的那幅圖畫。 | 虛竹見二人神疲力竭，轉眼都要虛脫，勸道：「師伯、師叔，你們兩位還是好好休息一會兒，別再勞神了。」童姥怒道：「不成！」 | 天山童姥與李秋水鬥嘴。 |
|  | 便在這時，西南方忽然傳來叮噹、叮噹幾下清脆的駝鈴。 | 虛竹驚叫：「師叔，師叔！」輕輕推了推她肩頭，想推她醒轉，不料李秋水應手而倒，斜臥於地，竟已死了。 | 李秋水利用重傷樣貌詐死。 |
|  | 童姥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小賤人嚇死了，哈哈，我大仇報了，賊賤人終於先我而死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 | 屬下無能，追隨來遲，該死，該死！」說著連連磕頭。 | 天山童姥的部下到場。 |
|  | 童姥道：「你們個個衣衫破爛，這三個多月之中，路上想來也吃了點兒苦頭。」 | 虛竹雙手亂搖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怎能做你們的主人？」 | 天山童姥將靈鷲宮主的位置傳給虛竹。 |
|  | 童姥道：「我雖命在頃刻，但親眼見到賊賤人先我而死，生平武學，又得了個傳人，可說死也瞑目，你竟不肯答允麼？」 | 虛竹想起三個月來和童姥寸步不離，蒙她傳授了不少武功，她雖脾氣乖戾，對待自己可說甚好，此刻見她一笑身亡，心中難過，也伏地哭了起來。 | 天山童姥因狂喜而死。 |
|  | 忽聽得背後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：「嘿嘿，師姊，終究是你先死一步，到底是你勝了，還是我勝了？」 | 李秋水低聲道：「是她，是她，是她！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」笑聲中充滿了愁苦傷痛。 | 李秋水發現畫中女子是同門師妹。 |
|  | 虛竹不自禁地為她難過，問道：「師叔，怎麼了？」心下尋思：「一個說‘不是她’，一個說‘是她’，卻不知到底是誰？」 | 唉，小妹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」跟著便怔怔地流下淚來。 | 李秋水向虛竹解釋畫中女子的身份。 |
|  | 虛竹心想：「原來師伯和師叔都對我師父一往情深，我師父心目之中卻另有其人。 | 師哥，你心中真正愛的是我小妹子，你這般癡情地瞧著那玉像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現下我終於懂了。」 | 李秋水回憶自身與無崖子的過往回憶。 |
|  | 虛竹心道：「我佛說道，人生在世，難免貪嗔癡三毒。 | 虛竹俯身去看時，但見她口鼻流血，氣絕身亡，看來這一次再也不會是假的了。他瞧著兩具屍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 | 李秋水因悲傷而死。 |
|  | 昊天部為首的老婦說道：「尊主，咱們是否將老尊主的遺體運回靈鷲宮隆重安葬？敬請尊主示下。」 | 眾女這才不敢違拗，但各人只在他坐騎之後遠遠隨行。虛竹要想問問靈鷲宮中情形，竟不得其便。 | 虛竹帶靈鷲宮部屬回宮。 |
|  | 一行人徑向西行，走了五日，途中遇到了朱天部的哨騎。 | 他自幼生長于少林寺，從來不出山門，諸般人情世故，半分不通，遇上這件大事，當真不知如何應付，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 | 虛竹得知靈鷲宮正遭受攻打。 |
|  | 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又有兩乘馬奔來，前面的是陽天部另一哨騎，後面馬背上橫臥一個黃衫女子，滿身是血，左臂也給人斬斷了。 | 那女子名叫程青霜，掙扎著下馬，對虛竹跪拜參見，說道：「謝尊主救命之恩，請……請……尊主相救峰上眾姊妹，大夥兒支撐了幾十天，寡不敵眾，實在已是危……危殆萬分。」說了幾句話，伏在地下，連頭也抬不起來。 | 靈鷲宮部屬求虛竹回宮救人。 |
|  | 虛竹急道：「石嫂，你快扶她起來。余婆婆，你……你想咱們怎麼辦？」 | 眾女敵愾同仇，催動坐騎，跟著急馳。駱駝最有長力，快跑之時，疾逾奔馬，眾人直奔出數十裡，這才覓地休息，生火做飯。 | 虛竹帶領靈鷲宮部屬回宮。 |
|  | 餘婆指著西北角上雲霧中的一個山峰，向虛竹道：「主人，這便是縹緲峰了。這山峰終年雲封霧鎖，遠遠望去，若有若無，因此叫做縹緲峰。」 | 虛竹見峰下靜悄悄地沒半個人影，一片皚皚積雪之間，萌出青青小草，若非事先得知，哪想得到這一片寧靜之中，蘊藏著無窮殺機。眾女憂形於色，掛念鈞天部諸姊妹的安危。 | 虛竹等人上縹緲峰。 |
|  | 石嫂拔刀在手，大聲道：「‘縹緲九天’之中，八天部下峰，只餘一部留守，賊子乘虛而來，無恥之極。 | 這時眾女見鐵鍊為利刃所斷，多半敵人鬥然攻到，鈞天部諸女竟來不及開鎖分鏈。 | 虛竹等人回宮道路被斷絕。 |
|  | 石嫂將柳葉刀揮得呼呼風響，叫道：「余婆婆，快想個法子，怎生過去才好。」余婆婆道：「嗯，怎麼過去，那倒不大容易……」 | 但儘管嘰嘰喳喳地大聲叫駡，悲歎議論不絕，卻沒法飛渡天險。 | 虛竹等人回宮前聽聞同伴慘叫聲。 |